西莊始存稿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五

疏

御試河防得失疏

奏爲敬陳河防得失事臣聞治河者但有隨宜補救之方別無一勞永逸之計故古之言河主于治今之言河止于防而已其得失之數蓋可考而知也禹貢所述自導河積石以至于大陸而播爲九河者本在德棣滄景之間同爲逆河以入海者乃在平州石城之境其後代有遷徙則自周定王五年徙自宿胥口東行始歷漢唐至宋橫隴之决河

已改流然猶存京東故道迨至和二年李仲昌開六塔河于是北流遂閉至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汲胙之流遂絕元至元間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于是合泗奪淮而河道復一大變矣時則會通河成資河以利漕而明宏治中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而汴泗沂亦全注之由此迄今變遷雖多大約與至元不甚相遠也從來論河事者多矣要以古今異勢斷不可是古而非今故繕完故隄增高倍薄此賈讓所謂下策也而在今日轉爲上策何

則古之治河惟避河害而今欲因以濟漕古之治河務順水性而今必屈之使南古者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水波湍迅不憂下流之淤乃可疏而爲九今經中州平陸若冬春久旱即爲漫流如再分疏不益淤耶勢不得不專用下策兢兢乎堅築隄岸藉隄束水使之歸槽藉水刷沙使之急達無已則用捲埽以當其衝無已則置減水閘以殺其勢如是而已彼紛紛之論有議開支河者有議復老黃河故道者有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者有議移河于山足者有議別穿漕渠不復資河者

按其說似靡靡可聽而行之適足爲害固不如遵循成法之爲愈也明之治河惟潘季馴最著而其大端有二一在海口一在高堰蓋水患始于上游河身之高終于下流海口之淤疏瀹河身則有混江龍等法若下流壅塞皆由雲梯關漲沙日積興鹽各縣港汊不通苟非常加修治則海口終不能開也高堰築于陳登葺于陳瑄中又壞而復于季馴蓋河自宿桃至清河而奪淮入海之道淮乃穿高堰入高寶河無清淮之刷則泥沙積淤日以泛濫苟非堅築高堰使淮不南溢則清口之積沙終

無由衝刷也此其得失有瞭然者我
皇上憂勤宵旰視民如傷于河防尤所加意屢
頒明詔指示周詳惟在取前人成法謹守而變通
之凡屬河臣果能仰體
聖意權度于爲疏爲濬爲塞之宜慎以持之勇以
赴之而又必務歸實用料歸實工墨吏貪胥毋得
中飽則防河之策庶乎有得無失而安瀾可以永
慶矣臣謹奏

劄子

進起居注劄子

奏為乾隆二十二年起居注書成循例奏　聞事

欽惟我

皇上建中立極主敬綏猷學懋緝熙繩武歸于法

祖功隆參贊亮工乃以承天爰彰同文同軌之休用臻不競不絿之化臣等職叨侍從識陋管蠡依

雲日之光華遭逢多幸仰　高深于海岳巍煥難名伏見我

皇上聖敬日躋聰明時憲勅幾熙績常旰食而宵衣思永慎修每求明而問夜黃琮蒼璧　郊壇之秩祀維嚴春露秋霜　清廟之明禋必肅闢門聽

治則　黼座時勤
視膳問安則　璇闈日永凡以健行之不息聿成
聖政之維新猶以疇咨利病無辭時邁之勞觀採
風謡豈戀深宮之逸動東郊之　彩仗載奉　安
輿沛南國之　恩波恪遵　家法山陬海澨咸歌
華祝以歡迎白叟黃童爭劾嵩呼而額手我
皇上省方展義問俗施仁　念此蒼生愛戴之殷
無殊膝下孩提之慕　澤已流而未竭膏已沛而
頻加免積逋之地丁徧霑三省寛滯征之竈户普
惠兩淮銅沛各邑之漕艘截留兼行糶借宿靈等

處之口糧出給概予撫綏籽種通融不論新欠舊
欠加賑宜急無分極貧次貧至于望秩以禮　神
祇　臨軒以拔寒畯減等以清岸獄廣額以振膠
庠惟時巡之渥澤海甸均叨而　睿慮之深長河
防更重　軫懷雁戶　命大吏以奏功　親閱虹
隄發國帑以襄事孫家集急興堵築因地制宜荆
山橋大濬淤沙相機決策審開歸之蓄洩則治其
上游導沂沭之汪洋則俾之東注握　神謨于默
運奠巨浸于安瀾誠哉制治之隆猷允矣勤民之
極軌若乃誕敷文德載纘武功奉天討以徂征衆

義師以問罪伊犁者定疆索靡涯厄魯蕩平聲靈
式廓救民水火法覆載之無私取彼凶殘成中外
之一統于是山莊駐輦塞野行圍雁磧天高布風
雲而結幕龍沙霜淨排鵞鸛以列營當木蘭獮狩
之期正大宛會同之候柔遠能邇惟期一夫無失
所之虞揚烈覲光總使
兩朝無未竟之緒他若官方之必飭民瘼之必周
士習之必端武備之必豫實心實政劼毖常殷引
養引恬恫瘝在抱即如幽冀之偏災偶見經畫彌
詳兗豫之積潦甫聞拊循倍至爲一月爲二月散

賑勿遲十之五十之三谿除宜速或撥鄰境之艫舳頓生白屋炊煙或頒太府之金錢疊灑黃壓化雨碾伯會寧之略傷冰雹亟　諭矜全龍巖南靖之作被風潮多方賙卹而且腳價則計石以益埸判則按束以增廒倉額之有虧籌補以爲儲蓄廒米船之有阻免稅以爲招徠將以體恤商人則常課既已緩徵而鹽觔復令加引將以惠養邊卒則馬價業經免扣而麥糧更許關支無非拯彼鴻嗷奠茲鳩宅鞠育顧復有隱皆通煦嫗噢咻無微不燭推之重淮徐之三屬守令尤慎其考成改引見

爲八年敎職酌寬于邊徼災務之委員代辦玩視
者加以處分重犯之逃脫疎防離任者俾之協緝
外而司牧重寄保舉務在秉公內而部院諸曹甄
別毋容徇庇取實學則旨歸風雅而表判之舊例
盡革雷同惜人才則文擇明通而民社之未諳還
資器使僉戎行之或弛定提鎮入 覲之期思姦
匪之未鋤申保甲編查之令又如彰善癉惡執憲
持衡
帝訓輝煌戒奏讞之勿存姑息
聖謨諄摯諭聽斷之勿任遲延名義所關則大加

整飭侵貪各案則徹底澄清刑期無刑儆官邪以
肅吏治辟以止辟勵風俗以正人心賞罰一出于
大公雨露雷霆惟物來而順應恩威要期于至正
陽和肅殺皆酌理而準情凡事宜杜漸防微統歸
日月之照立法以懲一勸百始知天地之仁是則
允執厥中用成蕩蕩平平之治所其無逸胥本兢
兢業業之心而我
皇上猶且夙夜不遑幾康時勑如綸如綍乙夜親
裁爲典爲謨十行時沛傳籤聽漏披寮寀之封章
問雨占晴歷方隅之入告斯蓋有典有則無黨無

偏奮武揆文悉遵丕顯丕承之緒立綱陳紀永垂

可久可大之模故道光乎凝績撫辰而化被于時

雍風動臣等躬逢

聖世忝列清班雖簪筆懷鉛時自深其悚惕而戴

高履厚究莫罄其形容謹奏

表

進大清會典表

臣某等奉　勅纂修大清會典經

聖鑒欽定今已告成謹奉　表恭進者伏以　璇

樞廣運垂琬琰以凝休　金鏡高懸炳絲綸而定

制

一人合君師之統立紀陳綱萬年開作述之謨覲

光揚烈惟羣言必折衷於

至聖斯典章遂大備於今茲策府騰輝香廚賁彩

竊惟郅治首端彞教成憲必藉簡編唐虞之惟敘

惟歌懸諸日月夏商之自誓曰誥重若球琳粵暨

有周監於二代體國經野聿陳八柄八統之詳遷

鎬克殷載申酆保酆謀之訓至於習野外之綿蕝

草創起自叔孫集議奏於石渠薈萃厥惟班固在

唐則開元顯慶遞事校讐在宋則嘉祐政和俱經

採掇元有經世大典之刻明有諸司職掌之文逖
覽累代之舊章鮮及我　朝之盡善欽惟
皇帝陛下秉六以御奉三無私不競不絿觀人文
以化天下無偏無黨考禮樂以等百王秉兢兢業
業之心憲天出治懋蕩蕩巍巍之績法祖宜民乃
以勅幾省度之餘穆乎緬武紹庭之意謂　本朝
之會典經
列聖之討論溯自景命丕承隆基肇建救黎元於
水火已徵創制顯庸掃區寓之欃槍早睹經綸草
昧特以規模之甫定未遑黼藻之咸周仰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雒禺迎祥王局啟汗青之業瑤
圖應運丹綸繙竹素之藏爰於康熙二十有九年
修成會典百六十二卷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重頒巽命再煥離明續玉版之
成書葺琅函而作範絲聯繩貫郁郁彬彬縷析條
分堂堂正正第爲繁爲簡道貴變通而或委或原
法宜增減我
皇上幾餘觀覽灼見由來或令甲所須酌時宜而
尚須損益或章程所布踵往事而猶待蒐羅或當
時秉筆諸臣有未曾窺之簡牘或向日分編衆手

有不及訂之異同況乎繼繼承承相距又更廿載
欲使元元本本豈容徒襲成編　特諭開館重修
親爲耳提面命指授全書之體式曠若發矇開示
原稿之舛訛洞如觀火參稽則發史宬之實錄點
勘則考檔案於各司其有應行更正之規條悉經
隨時請　旨而欽定我
皇上聰明時憲大文攄官禮之精制作日新鉅筆
闡典謨之要探蓬山之卷帙共仰　睿裁勤黼帳
之研覃咸欽　宸斷乙夜手披籤軸笑貞觀之政
要僅出吳兢九重躬定魯魚陋開寶之陳編但資

温叟於是發凡起例若網在綱州次部居如裘挈領奉
乾衷之酌劑至再至三稟渙號為綸摩勿猥勿併其門類自宗人府以下文武分列而於都統侍衛護軍提督諸項尤廣增添其援引如品級考等書采緝備詳而於臚陳原議汎敘舊儀之處更多刪削一切微文末義皆歸則例另編庶與現行不相刺謬所紀者實心實政詎敢支離所載者大經大猷毋庸粉飾金科玉律總期宜古宜今緑字赤文要在有倫有脊繼志述事為
兩朝成纘緒之猷衣德紹聞俾億載奉貽謀之美

當此青編之告竣適逢紫塞之歸誠瀚海河源版圖式廓金匱石室著作重新從此標以牙籤冠西崑之玉府宣來瓊笈麗東觀之珠囊鴻綱舉而細目張百官萬民俱是則而是傚一道德而同風俗海隅日出皆是訓而是行堂哉皇哉茂矣美矣臣等學同窺豹技愧雕蟲忝受役於丹鉛幸得聞於訓誨涓埃欲竭無裨 天縱之能筆削親承莫助一辭之贊遂使螢光爝火附陽照而生明腐草枯株托 恩暉而滋潤謬參檢校敢謂殫心得所遵循勉思寡過臣某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將纂成會典一部共若干卷

裝成若干函謹奉表隨進以聞

進禮器圖考表

臣等奉　敕纂修禮器圖考今已告成謹奉表恭

進者伏以

帝制光昭建古今之極則

皇儀懋著炳宇宙之大文綜百代以定經綸質文

兼至彙全編以彰物采法象常新執兩用中必斟

酌而飽滿惇典庸禮廼範圍而曲成慶洽黃圖輝

生緑字竊惟顓庸創制洵制治之洪模文物聲名
繄熙朝之盛軌以格天祖則尊罍簠簋盥薦是將
以涖臣民則車服旂常和鸞必叶嚴宿懸于庭燎
則堂上堂下之聿分驗測景于靈臺則單環雙環
之有辨至于冠裳垂定式用判等威介冑肅戎行
爰蒐軍實凡茲器數之燦列悉爲經制之攸關是
以觀象審音虞書肇其制太府司服周禮載其詳
惟是或質或忠既隨時而異尚不沿不襲貴損過
以就中稽綦毋君之舊傳阮諶之圖已佚攷聶崇
義之所緝賈氏又斥其非韋公肅撰禮閣之新儀

書闕有閒蘇明允編太常之集禮語焉不詳僅識
遞時不免因陋就簡但知泥古復虞執一鮮通學
士效顰皆嫌無當刻舟膠柱豈曰咸宜苟非統之
有宗會之有原壹歸
上聖之親裁曷由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丕建隆儀
于盡善欽惟
皇帝陛下功參兩大德備三無乃以釐工熙載之
餘彌殷慎憲省成之意溯自　國初之定制多仍
曩代之成規凡爲豆籩几俎之用于郊壇以暨儀
仗輦輅之陳于朝會或形樸略或病拘牽或名象

未極其雅馴或方色未諧于典要他如冠服雖有
度數莫劾編摩樂器雖備聲容罕經紀述况乃銅
儀以晛晷度恒星移而行次稍差武庫以飭軍儲
令甲垂而會典未載 特須巽命重定規條丕煥
離明細紬竹素參稽志乘增略而刪繁搜採禮經
去俗而歸雅緜聯纚貫頻請決于 乾衷面命耳
提皆受裁于渙號于是經經緯史若網在綱提要
鉤元有條不紊仿古人右史左圖之意故設色界
畫咸作繪于右方合一代朝章法物之詳而縷析
條分每著說以闡義金科玉律總期宜古而宜今

赤簡丹書要在盡倫而盡制有典有則按籍則毫髮靡遺一器一名披圖而分寸可計觀其會通行其典禮百官萬民咸遵道而遵路人官有利物曲有能率土普天胥是經而是程誠哉冊府之鉅觀允矣禮家之極軌臣等職籍氏之司典比內史之掌書遠愧左雄葺南宮之故事近慙蘇冕緝唐世之舊儀幸得與于見知俾各抒其𠃋得才非尹拙謬厠論堂識異陸佃叨求禮象欣睹道德同而風俗一丹青絢爛無非聲律身度之精從茲鴻綱舉而細目張典冊焜煌悉昭麟趾關雎之意臣等無

任騰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將纂成禮器圖考一部共若干卷裝成若干函謹奉表隨進以聞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五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六

策問

乾隆二十四年福建鄉試策問

問道之大原出于天自其在天而言之則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自其在人而言之則所謂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者是也自古帝王欽若昊天敕幾凝命靡不本天德以行王道蘊之爲心法出之爲治法無二理也我

皇上秉行健之德敷執中之政建其有極以作君而兼作師蓋自堯舜以至孔孟相傳之理與夫有

宋諸儒所爲講明而切究者我
皇上實有以得其會歸而一一見諸行事故直舉
内聖外王之道而一以貫之閩中雖僻在海徼然
沐浴于樂育之澤蓋已深矣遡聽下風耳濡目染
其于
聖天子緝熙敬止基命宥密之要亦頗能仰測
高深于萬一否耶性命之説唐虞夏商諸聖人言
之猶略即我夫子亦罕言命性與天道則不可得
而聞迨子思孟子之徒而于天人性命道德之旨
言之乃詳何與豈前聖所未及言必待後聖之賡

續而始備歟抑繁簡不同而其揆則一歟至于學者求道之方雖非一端綜厥指歸不過曰存誠曰居敬曰慎獨曰彊恕其載于四書五經者能條析而備言之歟道學莫盛于宋而濂溪周子實開其先自周子傳之程子程子以下數傳而得朱子朱子又遞傳至何王金許諸人其間源流授受大略何如諸生究心正學其各述所見以對

又

問經之有傳注訓解也尚矣兩漢去古未遠孔門之微言大義猶有存者諸儒尊其師説各自名家

彬彬稱盛焉歷魏晉及隋傳經者代不乏人至唐集爲九經正義宋又益之以四經乃專宗一家之說而盡廢諸家其去取果悉當否抑其所取若王弼諸人孰得孰失孰淺孰深孰略孰詳孰眞孰僞孰爲兼通衆義孰爲墨守一師孰爲取裁前哲確有禀承孰爲憑臆立言得自創獲者耶爲正義者在唐爲孔氏賈氏徐氏楊氏其餘各經則宋邢氏暨孫氏又附益之諸家之所本者何人其中間稱大隋是又不獨唐人所撰也就諸正義較之其亦有淺深得失詳略眞僞之可辨者耶且注賴疏以

明而邢氏孫氏二家于本注反從刪節何耶自宋以來言經者多宗朱子朱子之說經也于四書于周易于詩各有成書于禮有書而未及成于書則口授之弟子于春秋及孝經爾雅則未暇及僅散見文集語錄中其義例旨趣亦有可得而約舉者否夫漢唐宋諸儒于經互有短長不可偏廢要而言之大約前則十三經注疏後則朱子手定之書此其最著者也我　朝文治誕敷崇尚經術　御纂四經　欽定三禮折衷至當集古今之大成而所採取亦惟注疏及朱子之說爲多爾多士服習

既久盡誦所聞以為 當宁獻

又

問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或以小技目之甚且比諸榮華之飄風好音之過耳斯何故也豈非文自有其可傳者而雕鏤藻繢之作固不足以為文歟夫為文之道有本有末窮理格物讀書養氣茲非其本乎布格立局命意修辭茲非其末乎唐以前姑勿具論昌黎韓子起八代之衰至其論文則曰無難易惟其是抑何簡易明切如此也然則文豈有異術哉唐宋八家之目起于何時

八家之所以高出于諸家者何在抑其他輔翼八家者豈别無可取者耶元之虞集揭傒斯黄溍柳貫歐陽元吳師道吳萊戴表元明之王褘宋濂亦足接武八家否嘉隆以後震川號爲大宗王元美稱之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推崇至矣其說可得聞歟文集之傳于世者指不勝屈學者不能徧觀也于是乎有選本而文粹文鑑文類文衡各有專書行世不特示文家圭臬併以備一代掌故焉其法甚善顧文鑑所録止于汴宋則建炎以下之文亦有可得而論列者否哉

皇上天縱之姿日新之學　御製樂善堂文集廣
大精微度越前古近復重加編訂昭示久遠而
幾餘偶暇時灑　宸章制作之富直與日月齊光
江河比潤至
御選唐宋文醇提要鈎元又有以啟斯文之津筏
儒者躬逢　盛際爭自濯磨必當有好學深思之
士出乎其間以應休嘉之運尚各攄所心得用備
乙夜之採擇焉

又

問民生之利病視乎吏治之賢否所關非淺尠也

則察吏之法洵不可不急講矣虞廷之三載考績周官之六計獘吏法至良也漢時吏治號爲近古循良之績史不絕書其激勸之道今猶有可考歟唐定内外文武官吏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又于其中分爲六等宋元祐初則有四善三最以定課又于其中分爲三等凡此載于唐六典及宋史選舉志者其科條節目可略舉歟我　國家列聖相承以勤民爲家法求賢助理綱舉目張品式必詳殿最必慎致治之隆固已遠追唐虞三代之盛矣

皇上宵旰不遑念吏治之尤重也屢　頒明詔酌簡易之條專久任之令大計必加嚴核京察概去自陳封疆要員則定期入　覲侵貪諸案則徹底澄清所以整飭吏治者如是其勤也乃百爾臣工猶偶有不恤名檢貽玷官方者將公爾忘私之謂何諸生異日皆當有靖獻之責其所以不負我君不負我　國者翳何道而可抑又思之吏治以守令爲尤切蓋守令與民勢近而情較親凡爲民興利除弊悉守令職也

皇上躬理庶政班朝涖官一命以上皆　臨軒而

遺之近又　特旨令在京部院堂官保舉堪勝知
府之任者以備　簡用是重守令凡以爲民也昔
者漢詔二千石修職事察官屬宋魯宗道疏請愼
選親民之官司牧之任自古重之矣明道程子爲
晉城令橫渠張子爲雲巖令皆以王道爲治諸生
處能爲醇儒出必能爲循吏官箴之法戒諒已講
之熟矣其斟酌今古詳著于篇

又

問移風易俗致治之極也風俗之端始于士之敦
行而終于民之率教伏讀

聖諭廣訓有曰明禮讓以厚風俗仰見
祖宗訓俗型方之至意甚深且切我
皇上黼座敷言亦罔弗以端本善俗爲兢兢夫民
風士習實爲人心世道之大閑是以風俗之最要
者在使薄海之內咸曉然知尊君親上之分誼而
交勉爲善士良民然後禮讓興至于閭巷化勃谿
之習媢黨氓乾餱之愆此其小小者耳今日之爲
士爲民者涵煦于　聖朝教養之澤亦既浹髓淪
肌矣乃士冠四民籍爲表率而猶或不克敦厥素
履至于踰規偭矩者有之若蚩蚩之氓蠢爾無知

則廸屢未同作奸犯科者又往往閒出乎其中將欲磨揉遷革偕之大道是遵何術哉古者邦教掌之司徒而必多其官以廣其董勸之路于是有師氏之教有成均之法以收天下士于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之中而明習之以六德六行六藝其莠民之不率教者則又有鄉八刑以糾之有郊遂寄棘以懲艾之其詳如此今日者月課歲試以校其藝文舉優報劣以核其實行所以課士者綦周矣講讀律令以牖啟夫顓蒙編查保甲以釐剔夫猾匪所以防民者綦備矣必何道以程其實效而俾之

不徒爲文具已乎多士民望也其平日所當砥礪者不外績學植品兩大端試徵諸往昔則胡瑗之教蘇湖李時勉之教太學咸卓然著聲而朱子之立教也有分年日程之條元儒程端禮嘗增輯爲一帙多士景行有素亦嘗識其大意而能言之耶願各陳其蘊蓄毋有所隱

策

乾隆十二年江南鄉試策第三道

問正史而外能博綜古今明乎典章制度之大與夫因革損益之由討論百代之得失而加之

折衷其爲書古未有也則三通尚矣唐京兆杜佑作通典二百卷分類凡八宋鄱陽馬端臨輯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其類自田賦而下凡二十有四而莆田鄭樵通志介乎其間改表爲譜倣志爲略首氏族終蟲魚爲略計二十鄭氏自言其書與通典異似不欲蹈襲前人者而馬氏評其書又大不同其說可得聞歟以三書之不列於學官未必家有而人習也然好古嗜學之士亦往往嚅嚌乎其中馬書之視杜鄭書之視馬孰短長歟孰精而覈孰廣而煩抑其爲之

孰易孰難孰有所仍藉而增益之孰徒自誇詡以爲諸儒所未得而聞歟抑三書之門類能一一指其目歟馬氏之考辨經籍鄭氏之研審字音說果善否李翰權德輿皆稱君卿有王佐才誠確論歟恭逢

聖天子稽古右文於十三經二十一史訂正刊竣之後復　命詞臣校定三通并將續通考以垂法萬世諸生苟能究杜馬之學而博觀夾漈所錄以互相參訂正可及時自見矣盍盡抒所蘊以爲　當宁獻

二十一史者正史也史家之專書也三通者通史也史家之總萃也蓋舉歷代典制合爲一編其法最爲盡善而條例各殊且通考後又四五百年續纂未有善本則三通之學誠不可不亟講矣嘗考唐宰相杜岐公君卿當大歷初爲尚書主客郎雅有遠度志於邦典先是劉秩採經史制度沿革廢置議論得失自黃帝迄天寶末倣周官六官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因廣之參以新禮爲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號曰通典三十六年成書德宗時

上之世稱該洽至通志則輯自鄭漁仲氏漁仲居夾漈山搜奇訪古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條其綱目而名之曰略凡二十略又取史遷以下十五代之史刪併紀傳以唐書五代史本朝大臣所修不敢議迄隋而止合二十略統曰通志高宗幸建康嘗命奏進會樵病卒淳熙間上之宋末馬貴與又別撰文獻通考貴與爲觀文殿大學士廷鸞子宋亡不樂仕進耑事著述以杜氏通典尚有闕略乃綴緝考評部分彙別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未備離

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爲門二十有四書成後內寺王壽衍上之於朝蓋貫串二十五代文章莫大乎是哉夫此三通者誠堪鼎足矣然岐公原本劉氏兼采六典王冀公謂其中四十卷爲開元禮馬氏則曰節目之間未爲明備去取之際頗欠精審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於田制之外古者任土作貢貢乃筐篚之屬非可雜於稅法之中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混叙兵則盡遺賦調之法凡若此類寧免

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歴史各有志而通典闕
如又王溥作唐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叙各帝
歴年久近傳授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
封爵二者歴代之統紀係焉而杜亦不之及蓋通
典之可議如此夾漈於元豐晚出之僞三墳則信
之於毛鄭久傳之小序則詆之陳直齋已譏其師
心自是不知而作至於二十略者馬氏謂天文地
理器服失之太簡古器服制度甚多今止樽罍一
二亦云器服若禮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者天
寶以前盡通典全文天寶後竟不續增又以通典

細注稱爲己意附其旁而無所發明疎陋如此乃自詡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諸史之文不亦誣乎明胡元瑞又譏藝文校讐二略錯繆疊出如敘崔曙於許渾後之類不特此也地理略前敘川瀆源流不備其後仍襲杜氏州郡序文及開元十道圖耳謚略僅取蘇氏三百十一條而增損之其謚義竟不復見何耶蓋通志之可議如此要之通典條貫古今端如貫珠李翰序之謂近代撰集御覽藝文玉燭之類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刋列百度緝熙皇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

於通典非其倫也本傳亦謂儒者服其約而詳則杜書誠有不可及者鄭之序二十略自云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不得而聞未免言大而夸然本傳稱其敷陳古典自成一家馬氏又以爲氏族六書七音等略考訂詳明議論精到所謂出臣胸臆者誠是也元吳繹亦謂包括天地陰陽禮樂制度大無不備小無或遺然則鄭志其接武杜書而亦不可廢者乎若通考之作自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輿地四裔俱爲通典

成規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則通典所未有而補之者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會要及百家傳記凡論事則取當時臣僚奏疏及名流燕談稗官記錄其史傳可疑論辨未當者則以巳意附其後擇焉精語焉詳豈非廣大精微者歟在咸平中宋白嘗續通典元胡身之引以注通鑑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樵子翁歸續其父書皆未成也蔡籥又續宋通志今不傳明松江王圻元翰續通考至隆萬而止謂馬氏詳於文而略於獻益以節義氏族方外諸條然所采不過宋遼金元四史複雜漏

遺豈得與三通並論哉近南昌孝廉鄧佐之履中合二編爲一復二十四門之舊海鹽胡震亨孝轅撰通考纂廣陵史以遇際亨撰通考鈔常熟嚴虞惇寶成撰通考提要篇幅單窘皆無足觀我皇上嘉惠多士俾羣臣校刊三通并續通考誠盛舉也茍能薈稡羣書廣加增廓吾見續通考之作且將駕三通而上之矣

墓志銘

處士姚君墓志銘

元和縣學生姚某持其考處士君狀暨少宰博陵尹公所爲傳來請爲文志其墓君素以孝聞吳中吾耳熟焉既閱郡志得君行事梗概而今復得其詳信乎君之孝履險犯難不以死生利害怵其志者也君諱易修字象亭家苦貧竭力以奉父母一日鄰失火君他出歸亟抵家火已延燒其屋君冒火突入負父出又入負母出髮盡燎兩足焦爛而

父母俱無恙父嘗客浙閩總督范公承謨所會逆藩靖南王耿精忠反承謨死之悉囚縶其幕府賓客君聞父被縶馳至閩號於軍門嚙指血作書願代父死賊執以見其帥詰責再三無異辭賊爲感動乃釋父而縶君于獄頃之賊脅使降君爲陳說天人順逆之理賊怒欲加害君慷慨拊膺曰得從范公死義也復何憾延頸受刃無懼色賊不能屈復縶獄康熙十五年九月　王師至脫歸先是君之母聞變悲泣兩目盡盲君歸晨起輒爲母吮之月餘昏翳漸退目復明嗚呼君之抗節不阿以全

其爲孝要惟志足以帥氣故湯火刀鋸在前趨之如飴彼平居循循無過猝臨生死利害之交而薾然疲役非其見理之不明亦無勇而已矣曾祖圭贈禮部右侍郎圭生汝軾汝轍汝軾生光瀚候選訓導光瀚生宗甲君考也汝轍生希孟仕明熹宗朝忤逆奄魏忠賢有聲沒諡文毅君從叔祖也卒于雍正四年某月日年七十有七以乾隆十三年某月日葬武工山側娶某氏子一人女一人孫男四人孫女三人銘曰

若堂者封姚君之宮書其一節足以維風

海州知州黃君墓志銘

君諱建中字懋德姓黃氏陝西咸寧人由諸生中雍正乙卯選拔貢入成均今
上御極之元年　廷試引　見命往江蘇以知縣用歷震澤嘉定無錫吳元和長洲陽湖凡七邑所至有惠政在民乍擢州牧未之任而卒其卒也以賑災理煩盡瘁職守馴至羸瘵竟不起殆幾于古者以死勤事之義以故遠近咸哀思不置方其在嘉定也懲豪强以戢良善儲倉粟以備凶荒濬城內清鏡塘野奴涇呂墅溝諸水以濟行旅資蓄洩

人咸稱其治可繼當湖陸清獻公旣調任民扶老
攜幼遮道攀轅皆飲泣失聲長洲吳元和皆首郡
治所繁劇甲于通省君赴事勤敏民間利弊殫心
籌畫城内三橫四直河歲久淤積君設法開浚太
湖濱有灘漲田田去糧存久爲民累君核實陳請
蠲免上官難之君爭之甚力卒得請又以社倉爲
積貯要務推誠勸輸積至萬餘石民享其利吳之
光福鎮鳳鳴岡有古寺曰福慶旁有陸墳陸姓欲
攘其地數十年結訟不休君親往勘斷歸寺塵案
頓結江陰惡少某誣常熟民陳姓以姦事獄已成

大吏檄君再鞫君廉得實遂釋之其聽斷明決多類此已而以公事罣吏議士民保留不獲旋得
旨入 覲仍以知縣用時海州水災被檄往賑見民采食梠實榆皮諸物取以告監司復蒙加賑一月賑務竣補陽湖令相繼丁父母憂扶櫬歸囊槖蕭然道中恒步行至百餘里喪葬畢因公事至江蘇遭淮安被水大中丞陳文肅公 奏留君賑清河桃源安東三縣嚴冬風雪賑所在黃河岸側僅設一席蓬君黎明輒先步至以待饑民無濫無遺全活甚衆丁卯秋崇明海溢浮屍遍野漂沒田廬

無算君復往賑方病星夜馳抵劉河口風浪洶涌
土人勸勿冒險君曰數十萬生靈待命方殷遑惜
此身哉毅然航海至崇力疾視事晝夜不遑寢食
者幾匝歲崇民戴其德爭刊石頌之而君疾漸至
沉痼者實基于此再補陽湖令知邑向有役田起
明萬歷間廵撫胡公因民運爲累每圖置田若干
收其租爲運費名曰役租後糧入官運役田變爲
民田租額仍在乃均攤入民田君亟請于上官後
奉　恩旨蠲免于時君在江蘇先後十四年矣督
撫交薦陞知海州事而君舊疾增劇遂卒于陽湖

君雖不讀書天性愿慤宅心和厚行修于家庭品重于鄉黨本是以出治温然愛人急民事如身謀所施不究食其德者亦已博矣其善政不可枚數而焦思勞苦沒身而不悔則尤在賑災身後家無儋石儲重以核減公用逋累數千金弟文中號呼求助蘇常二郡民踴躍代輸惟恐後洵乎公道在人廉吏不可爲而卒可爲也君生于康熙四十一年六月一日卒于乾隆十四年四月三日年四十八曾祖甲選祖用臣父崟皆潛德弗耀娶張氏處士學禮女有賢行公沒後力持門户艱苦備嘗凡

八年而卒年五十五子一階樹太學生娶張氏庚戌進士河南祥符縣知縣淑載女孫男一繩祖聘王氏諸生時泰女孫女一階樹以丁丑冬十一月奉公與張宜人柩合葬于長安縣後坡砦之原以狀來請銘憶君令嘉定予方垂髫應童子試君大加愛賞後遊吳門客君署二載遇予良厚銘非予孰宜然文章者天下之公也虛詞緣飾欺天誣人何足傳信　本朝百餘年来循良吏不多有以予所見聞君實足當之此江蘇數十州縣士民之公言非一人所得而私也謹據實撰次無一字溢美

後有覽者知予言之可徵銘曰

孔稱善人不必踐迹德基有恒質近聖域孟稱樂正善信之間惟其好善治魯無難嗟世既降俗尚佡邪所謂善人公其是與起高才生試手爲吏外寛內明忠信慈惠霸守頴川高蓋見旌公堪繼之胡不永齡雖不永齡所去民思琢詞貞珉用眎來玆

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温君墓志銘

乾隆丙子正月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温君諱德厚卒年七十有七子尹亭先生如玉方奉　命視

湖南學政既歸治喪狀君行事以書抵門下士王鳴盛使序而銘之竊觀兩漢碑銘多出門生故吏手若費鳳魏元丕高頤至爲制縗服其厚如此末俗之薄銘誄多濫大抵如杜甫所云家人賄賂詞客阿諛者至所親或無高爵則扳引達官列其頭銜以爲光寵夫銘以紀實也舍其親暱而取於不知誰何之人不已傎乎今以君少孤貧違鄉土觥觥然矯尾厲角發光埋照類古獨行君子之流是固有足書者而吾師交游多乃不乞銘於當代顯人而下取末學晚進之一言嗚呼斯可見君父子

閒以道義文章爲繩檢不屑屑流俗而亦不以流
俗待予斯予所以不敢辭也君字德章先世自京
師徙永平撫寧城南又徙城北台頭營祖珂學考
起龍妣陳恭人並早世遺田宅悉推予其兄獨慨
然有四方志東過齊魯南至甌粵所至與其賢豪
長者相結中年後客淮陰入貲爲郎河督某公奏
以急公辦事之員留河工效用君不樂從宦旋謝
去淮陰居南北衝賢士大夫舟車交錯士重名節
喜讀書樂其風土遂家焉君故鄙章句帖括旣屏
居掃軌専意讀史至古今成敗得失輙奮髯抵几

攘臂出其間又好魏伯陽參同契手校至三四過號爲精審其教子最嚴五夜燈火親督課至漏下數十籤以爲常吾師成進士讀中秘書歸君猶日令誦通鑑數紙矻矻不異諸生時居恒嘗稱曰士不讀書砥行雖位通顯適成爲鄙俗人而已故君律身訓家一以古人爲法而吾師蓄德振華涵衍泓邃遂發聞於時若振鷺白圭表映一世蓋家法然也君性好濟物淮陰比歲不登民舉子或不育君爲營育嬰堂雇乳婦近百人分乳遺嬰歲活千餘指又設義阡以瘞骼胔立鄉塾以教僮幼戚懿

以急告無不應鄉人遊宦者或假館至終歲亦無德色醫藥錢布冬湯夏茗之施無虛日力所及者即爲之素不問生產槖中實無餘貲也猶憶予登第謁師邸舍顧視四壁插架爛如冊府訝師無長物何蓄書富若是師曰此吾親教也見一秘策解衣質庫得之以貽予故至此自後數過從每接家書呼予共讀之皆教以行已立朝之節語不及私師曰中朝官雖多至家書皆可示坐客恐無若吾家者然後知師之所得於庭訓蓋如此君娶周氏早卒繼娶許氏處士爾吉女賢明識大體相君力

行善事乾隆十二年九月前卒子二長即尹亭先生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改監察御史擢禮科給事中次如暄女二長適李某次未字卒孫一煦春孫女二銘曰

北平郡墨台踞兔耳山連楸子峪地雄尊風秀淑篤生偉人拔流俗辭家街旅舟車南窮粵嶠東青徐季布諾陳遵書披露肝膽軒眉須居楚州甄歲籍義府書田德爲宅有賢媛佐巾幗提甕挽車畫枯荻誨爾子爲　王臣入而納言出校文粱孟匹湛侃倫勒銘元堂永不湮

知柳州府事袁君墓志銘

乾隆辛巳四月前知柳州府事袁君卒于里第年六十有九君雍正間循良吏也初由兵部武選司郎中出知廣西平樂府事平樂直萬山中民傜雜處頑梗難治君耘耡豪强刮摩垢汙無所回枉屬邑有二令負貪惏聲然能事上官方以卓異薦君廉得實慨然曰余奉

天子命守是邦若有所瞻狥而不敢擿發如職守何擇其尤者通揭一員合郡股栗中丞某公無如何移彼令他郡後其人犯贓昭著終挂彈事某中

丞謂袁知府直始心折焉平樂俗多行蠱前守以蠱不能殺人疑獄久不决君坐堂皇親驗真僞命取一雞投以蠱雞登時死遂焚其蠱獄始定一時吏役見者皆恐中毒驚欲散去君獨核實定案毅然不避而邪亦不能侵也總督鄂公行部至廣西語寮屬曰袁平樂居官可爲諸路法疏薦于朝遷知柳州先是君之考嘗守柳州君隨侍有年至是踵前迹柳人以爲榮郡城南門内兵民所居皆竹房時有火災君爲捐置生息銀次第改作成瓦房民呼爲袁公街郡北瓦塘與湖南界犬牙相連有

盜據深山中不可捕詰君往勘視深入叢篁箐
數百里搜得巢窟事遂定又有江中盜旣就訊其
渠逸去株連多人君鞫之得情悉釋不問其强力
幹略多此類也黔中古州苗變撥廣西狼兵會勦
將選賢員督之同官皆不欲往君自請行抵古州
主帥哈公尚在他道未至總兵官韓公卽欲進兵
君以苗人本無能爲或有所激而動且大兵未至
遽深入溪洞恐兩軍不相應反爲所制不如俟大
兵至檄苗人應徭役彼不應則逆狀已露明正其
罪兩軍夾攻平之甚易如已順命當設法撫馭無

爲草薙禽獮之韓公如其言苗果應役遂撤兵君在粤數載威愛並濟釐剔積久疑獄平反讞決不避勞怨案無留牘獄無滯囚遭父憂上官惜其才欲留之在任守制君涕泣籲辭即日匍匐歸七千餘里未匝月至痛不得視含斂服終奉母遂不出嗚呼君可謂循良吏矣蓋聞本朝吏治之善由上聖祖行幸畿輔郡縣父老迎于塗則止輦問令長賢否心識之大吏所薦與所聞譽者行取超擢故靈壽知縣陸公隴其清苑知縣邵公嗣堯三河知

縣彭公鵬咸受特達知
世宗皇帝念郡縣爲親民吏益重其選不拘資格
每簡部院中才異者臨軒親遣之君爲尚書郎早
以才受知故簡任爲郡守賜御書及貂皮寵其行
信異數也君果能茂著聲績雖遠在桂管而駸駸
比三輔烈詎不偉與君諱承紡字懋嘉先世自直
隸棗强遷山東長山考景芬分守陝西平慶道按
察使司副使君以覃恩誥封中憲大夫配石氏繼
配李氏封恭人子男一守鈿弟户部河南司郎中
承紱之子爲君後官户部山西司員外郎予與君

猶子今廣西按察司使守侗爲同年友相善也以狀乞銘銘曰

君之出也

世宗命之曰汝朂哉惟李衞是師李由宮保浙閩作鎭君以曹郎出牧邊郡禮絕體殊似非其分君之幹練與李比倫君之淸正視李更醇彊直自遂進于古人寧惟當官內行亦完鬱彼松楸葬于長山後之過者咸指而目之以爲茲循良吏之阡

唐八繡王八千墓志銘

墓銘之作古無兩人共一文者有之自葉正則銘

其友陳同甫王道甫始以兩人之志行同也唐君八繡王君八千同爲蘇州常熟人八繡長于八千二年里中呼爲二八同爲諸生而交最昵八千不見八繡則不歡八繡甑中生塵漫不問而獨時時走覓八千相對劇談連日夕不休兩人工爲詩八繡語皆獨造務爲卓詭而八千綺艷婉縟其清新拔俗則同也書畫亦並入妙品性儻蕩無羈檢仗氣振奇不樂居城市多從緇衲黃冠往還荔牆杉屋荒墟廢村寂歷無人之境輙流連旬月久之厭去遷轉無定處間遇博塲酒肆亦或闌入浮白呼

盧拍祖狂叫以爲笑樂屢試于有司卒不遇累欷大詫咯咯然伏以死無弗同者獨八繡好遠遊依人入蜀行峻峽中百丈忽斷舟從怒濤巉石間倒流而下幾不測居三載流浪慕歸一發于詩歸而貧益甚則跳身遊京師渡河舟覆伏船背行十數里遇救得生既抵京從人兩入木蘭一至吉林八繡不習騎而吉林地多塔兒頭者蓋泥淖中水草交結當鞭馬疾過遲則陷八繡幾陷復出其危困如此而久不歸八千深恨之貽書詰責謂其違性而徇俗非全身養壽命之道八繡未能用果客死

京師而八千獨終于牖下八千以母病奉湯藥積勞鬱得疾而死蓋八繡死于遊而八千死于孝惟此爲異然兩人之年則皆止四十一王子曰予交兩人不如兩人相與交之深然皆予友也從葉氏例合志之八繡諱黼廷父自江右來遷早孤盡讓產于其庶母弟而已常忍飢八千諱大椿爲目山人王暈其曾祖也父早世無子母江氏守節踰年伯氏生男以爲後即八千也八繡卒于乙亥九月八千後二年而卒予于丁卯歲先識八千于金陵及來京師交八繡夜風雨共被臥聞牆外丐者乞

食聲甚哀予蹴八繡足曰聞之否子猶勝于彼何感焉八繡怒曰唉子之不知我也彼甚豪我敢望耶予請其說八繡曰彼乞而得食則飽食不得食則掉臂去槁而死無不可者我則安能嗚呼其可悲也夫世之富厚燀赫康强壽考者凡福靡不備而兩人之困至于此何其相懸也或慕權勢爭名利貪而不知止以傷其生亦其宜也兩人淳湛隱約安飽以終天年宜若無難而至于此蓋才與不才自榮自彫天皆聽之都不省記如是焉而已矣其可悲也夫銘曰

或歲晚而猶妍或日及而遽蔫夫孰知其然也或萬錢而一勝或甘蓼而嗜炭夫各適吾願也非入廟之犧而亦不得爲曳尾之龜有孔翠之章而亦不以虞羅而見戕斯蓋造物者之所忘乎而吾人之所傷也虞山之里尚湖之滋慧鬼頑仙一丘潛翳生常比影死當連袂文章何處哭秋風萬古才人同一喟

江慎齋墓志銘

愼齋江君葬有日嗣子源持狀請銘予覯君之生平雖壓壓伏處未究厥施然其赴親急難蹈險若

夷至性實有過人者而其他善行尤多予以狀中
語徵諸鄉之人而信是宜銘按狀君諱文彬字爾
修慎齋其自號也先世居歙高祖諱師威始遷于
蘇曾祖諱大儒祖諱爍父諱國正並有潛德君父
嘗置洋船若干艘估客雇船出洋則收其直會一
船出粤東遇颶風漂沒向例船漂沒應報所在有
司轉報本省粤東報遲本省官疑其詐飭訊船户
之未歸者有貪墨令索重賂不得遂頌繫君父于
獄君慷慨乞代縶累請始得而君父以悒鬱致疾
卒君扶父櫬歸里方治喪而貪墨令罷官過蘇復

索賂君痛父之沒由貪墨令憤甚具狀陳愬吏從中持之案懸三年不得理君不勝困乃以元日愬于行省鞭箠交下君不肯退大吏詗得憐之乃爲懲貪墨令而罷當是時君年甚少痛父以无妄抵法奮然出萬死一生之計號呼營救獄未解常待質於松江及浙江寧波君往來二郡間涉風濤冒寒暑無少懈傾其貲危其身無少恡孝子之名滿人口云君父家既破君所受產不及儋石而能自力以起其家中年以後復致饒給僶俛喪葬必誠必信哀慕慘戚不懈益虔記所謂見似目瞿聞名

心瞿者於君有焉家祭輒衣父所遺衣曰吾親靈
爽或憑冀以格幽冥也自始免喪迄終身皆然稽
諸禮守祧掌遺衣服將祭各以其服授尸尸之廢
也久君蓋得其意矣君又嘗捐所居宅益以他產
公諸族人俾收其租以奉祭祀撫張氏之甥與己
孫等以養以教俾至于成立三族姻黨貧不能自
存者必爲謀生計待以舉火者恒數十家負之者
或累數千金夙券壓封不復檢視也君以子官
敕封儒林郎乾隆己卯十二月某日卒于家年七
十有九娶顏氏處士昭昇女賢明識大體事尊章

以孝處妯娌以和待妾媵以惠卒於乾隆庚午三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九　敕封安人子三長即源候選州同知次濬次濟皆前卒女二張某程某其婿也孫男五人大本貢生大掄大業皆太學生次大來次大和孫女四人婿錢俅陳大綸程瑾其一未字曾孫二人元煜元俠墓在元和縣九都十三啚乘字圩山塘淥溪嗚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君能赴親急難奮不顧身其深愛如此故能分其餘愛以芘庥其宗黨可謂厚矣然予竊歎今之時生齒日以繁物力日以蹙素封之子轉

盼或不自保有欲行其德而力弗從者焉君用計然術以殖其貲而卒遂其志不已難哉假令閭里之中多得如君輩者以相與攜持固結而不忍去則風俗日以厚惜乎如君所行者在古人爲疏節而今日遂不可多覯矣斯尤可感也銘曰

三物六行孝最先睦婣任恤誼本連大道既隱人頗偏貨力爲己私自專其親既薄靡不捐相賙相救何有焉擾勑德色乾餱愆江君重親謹致歡臨難匍匐求雪冤虎頭可料鬚可編奮呼白日張空拳精誠徹天金石穿愛親之餘逮孤鰥舊姻新特

同憂悳嘘枯吹生庇邑廛吉人長者澤乃綿淥溪
一曲搖淪漣若堂者封江君阡我銘維實志勿諼
停澆激薄風來賢

泰安府通判衛君墓志銘

澹園衛君爲泰安通判以卒繼配安人張氏執喪没於家其孤卜葬有日矣寓書京師并以狀來求志其墓余與仲君晞駿同年進士因知君質行君子也其承家以孝聞當官以勤惠第上考卓然有古人風烈是宜銘按狀君諱萁字慕蘊別字澹園始祖全由山西太平遷陜西韓城十四傳至楨固

明崇正甲戌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直隸殉
國著節是爲曾王父王父執躬大理寺寺副考仲
舒由諸生入太學以君官　勅贈文林郎棲霞縣
知縣妣李氏　勅贈孺人以康熙二十九年正旦
生君賦材瑰特績學纘前緒雍正甲辰舉於鄉後
二十七年選授山東棲霞知縣三年膺卓異薦又
三年遷泰安府通判又二年以勤事卒於任其治
棲霞也勞心撫字民安其教去久而彌思嘗歲荒
開廩貸民不待報可人或怵之勿顧也時方有閒
荒之令他邑報墾動以千百計而君所部獨無其

言曰地荒必不毛者終爲民累吾豈以此邀功哉在泰安日値所屬七邑旱蝗力疾往來督捕所親甚之少休則曰怠官事則欺君玩民瘼則不仁欺上且不仁不如死洎災平而君疾益甚果遂不起矣未壯而孤母李孺人末疾卧牀二十年性好潔婢妾皆不得近獨君執事左右後館於三十里外間一二日歸省皆竟夜跰足往返故數學無廢而竟不使母孺人知其勩且貧也清約自奉在官終不使過之殁未幾而其孤至無以自贍蓋非有所矯飾而然方今海內無事吏道廓清而忠信之長

慈惠之師悃愊無華與民休息尤其不可無者君以儒者試手爲吏雖厓厓翱翔一邑二倅閒未究厥施其所以摩撫斯民者不已博歟夫循良吏凡以爲民而已怯於擊斷者必勇於拊循弱於毛鷙者必彊於保障君固溫溫長者及義形於色確乎不拔然後知其非徒以呴嫗效小不忍者也君元配安人晉氏早卒繼即張安人諸生廸倉女侍姑疾孝謹不怠年未三十髮盡白復以儉德佐夫子於官得內政之大者其他可無備著云君以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卒壽七十安人之卒後十

有四月壽六十有五生丈夫子四長昂駒太學生次晞駿乾隆甲戌進士儀徵縣知縣次先甲不祿次先庚太學生女子子二皆適士族銘曰

天佑忠貞俾其後之達也繄裕政以和民何惻怛也藹乎仁孝之施庶不負所學也安人賢哉贊襄閫闈合祔韓原樹之松栝芘後嗣人為清白吏先生猶活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七

塔銘

上人明玢塔銘

上人明玢字爍海俗李氏直隸來水人十五出家海淀清梵寺主接賓客而玢志在參究宗旨遇諸方耆宿至寺殷勤諮請有所得則籍記之廣濟寺見公岫雲寺洞公能習戒律玢咸就而問業又從觀音寺心公天寧寺衢公大覺寺音公學禪久之若有所得遂壯遊清涼南泛普陀一時學人無能折其角者玢亦自謂西來意不過如是歸而卜居

青龍橋西之方菴耕田自給若將終焉雍正十一
年
世宗憲皇帝聞其名　召入内廷親加扣擊駁辨
再三玢奭然自悼其學識之卑陋涕泣叩首求益
憲皇帝嗟異之特命主柏林寺先是妙偉俊公開
法于柏林爲京師第一道場而門庭孤峻禪侶皆
莫能津逮者於是獅絃失傳俊公臨示寂時座下
堅請付巾拂俊公曰勿憂三十年後當有大聖人
以法嗣賜我至是果驗且詔賜紫衣鉢盂拄杖數
珠如意等物玢住柏林二十餘年乾隆十九年甲

戊十月十二日端坐說偈而逝世壽六十有四僧臘四十有九其嗣某等塔而藏之來乞銘予嘗觀法華佛于無明有漏諸人皆廣爲說法獨惡增上慢者蓋增上慢之人挾其私智自以爲足雖佛亦無如之何吾儒之言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又曰學然後知不足佛之道雖異于儒然儒之所斥者自用而佛之所絕者增上慢則一也方玠之遍參南北而歸泰然自足殆幾幾不免增上慢之習一旦遭遇

大聖人痛加喚醒始能窺透上乘此可以添彼法

中一重公案矣不可以不書銘曰

早遊初地遍涉諸方一肩瓢笠三宿冰霜已通辟
支未究正覺幸遇
聖人法雲照燭如彼窮子忽得衣珠如彼化城忽
逢寶車道大如天
聖性如海挹海之深窺天之大精誠既徹遂爲大
師
帝命主講住錫于茲脫屣金沙拂衣雙樹幻影雖
空元風足慕峨峨窣堵鬱鬱曼陀以詔學子慎毋
自多

靜默寺僧海寬塔銘

靜默寺在西華門北長街之西故關帝廟也已頹廢康熙四十九年

聖祖仁皇帝念是廟近在宮垣外不可聽其傾圮

特　命重建并發帑金印造藏經五十一年落成越明年　賜今名又　賜御書璿樞轉福四字額于時僧海寬實奉　命住是寺海寬者字沛天直隸易州人俗崔氏九歲祝髮于定興彌陀寺其後入京師習維摩法華及唯識論性敦樸且熟曉法門掌故以故受知

聖祖嘗以誠實稱之曁
世宗憲皇帝
今上皇帝並不廢禪宗以莊親王通淨理命統攝
象教王嘗倚寬集其事雍正十年唐古特進梵經
至　勅于宏仁寺譯漢文旬有六日而成十一年
命修趙州觀音院寬所畫殿宇堂寮之制皆中法
式其後復命校南來書本藏經于華嚴經尤詳更
定文義五千餘條又以舊刻藏經多舛譌集義學
沙門五十餘人開館校刋
今上皇帝復命取全藏呪語用滿洲蒙古西番同

文韻統字纂輯先後凡有編校寬檢勘之力居多
莊親王奏以僧錄司印務命寬攝之甲戌春寬卒
凡住靜默五十年世壽七十有五寬雖歸空門然
葬其父于青楊山躬執畚鍤居母兄喪能盡哀遠
近儒者多稱之性好濟物齋施之餘輙以給餓者
良鄉縣壽因寺茶棚房山縣崗窪村石橋皆其所
構也所著日解便蒙瑜珈施食儀若干卷銘曰
蒙 恩三朝居然古德誠實之褒緇衲是式今安
往哉石火奄熄饒舌無嫌荒辭用刻

行述

顯妣朱太淑人行述

天乎痛哉先妣太淑人之卒也鳴盛匏繫一官妹氏亦隨壻官京邸皆不得視含斂在側者獨廷諤一人也鳴盛歸里治喪家君子命之曰汝母壹行頗有足稱老人悼傷之餘不能執筆覼縷小子識之其可哉愚兄弟退而追憶舐墨伸紙淚涔涔下念先妣所處人見以爲安常履順實則艱辛困瘁畢生無一日暇逸以振家業而啟後昆有倍萬過人者先妣太淑人姓朱氏諱孝行一朱氏聚族居黃浦之上殷家行今隷寶山縣以耕讀世其家曾

祖凝中字定生處士早卒祖子尚字義先伉爽饒
幹略積貲產樹行誼鄉里重焉子金銓字汰字爲
諸生有名援例貢入成均選授江寧府儒學訓導
太淑人考也太淑人爲人端直樸厚習勞惡逸嗜
辛忌甘生長富室無綺紈之好自髫及笄不識中
堂門閾率婢子躬操作無間晝夜寒暑吳下瀕海
地產棉民多績棉布爲業太淑人所製特堅韌中
尺度市價幾倍之而太淑人精力絶人日下舂可
得二疋薄暮篝燈就機比漏下數籤第三疋復過
半矣義先公家日益饒田數十頃臧獲數百丁太

淑人視室中物非大人賜而自取則耻之惟所績棉布十取其一若雇直然及嫁篋中裝百餘金皆十指辛勤出也寒家自先曾王父播遷無寧居先王父客授於外挈家累自隨及官京口謀買屋于嘉定城北之清鏡塘而太淑人來歸出貲佐成之先王父筮仕年已七十家君子隨侍杖履太淑人偕焉先王父謚家嚴子婦稍不當意誰讓無少貸而太淑人勤毖恭恪動合法程于饘酏滫瀡紉箴補綴饎爨漱澣靡弗治也先王父喜曰介婦賢吾家其賴以昌乎先王父年八十二致仕歸卒太淑

人助家君子庀喪事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其時雖得一廛庇風雨而負郭無田甑恒生塵服闋後歲在壬子家君子應試金陵海水大溢漂没田廬無算寒家雖居城而水至堂下魚遊階除間中夜屋垣砰然壞廷諤生甫匝月太淑人抱之立頹簷下伺天明覓數錢市饠饆三四代朝飧焉家君子為諸生行省試屢被擯授徒不贍用是重困性儻蕩不問米鹽淩雜梱以内悉委太淑人太淑人檢括囊箱斥去奩飾下至袒複中帬蚊幬之屬悉付質庫冬不爐夏不箑蒿簪椎髻力操作績棉布以為

常鄉人用豆作乳棄其渣太淑人取爲糜粥或雜以南瓜作餅噉之其攻苦食淡至此以故凶歲反得稍羸餘而田蕪價賤乃以其閒買得數十畝及歲豐雖有贖去者其未贖者遂享其利太淑人居常不肉食憫鳴盛等讀書勤苦閒飼以肉已則偶取汁澆飯而已鳴盛十一而試于有司冬無複襦太淑人一夕手成之手皆龜裂皺瘃血濡縷縷然然且晨起提甕汲不言憊也家君子同産四人第三世父諱臺失業無倚賴太淑人減口以餉伯父卒伯母臧孺人病太淑人蓋時時爲理髮云太淑

人之治家也薄于自享而厚于賓祭先祖諱日甚遠者家人或忘之太淑人則不忘先期飭祭事唯謹竈養蠶妾悉分餕餘鄰里孤窮來告貸者必勉應之不忍拒也二三宿儒與家君子遊太淑人質衣治具咄嗟立辦顧君端如老病無依時留旬日不去太淑人為設酒食終不厭也太淑人未嘗讀書所行暗與古合聞誦讀聲則欣然喜誨愚兄弟惟以讀書自鳴盛弱冠而里中尠所見聞意鬱鬱不自得出遊四方太淑人無兒女戀恒趣遣之比歲時歸省偕婦子奉侍扗堂太淑人顧而怡怡稍

閒輒蹙然曰兒不遊則學不成又無以養然兒出門經月累年吾未嘗不念吾兒口不言心惻惻動天乎痛哉回憶遺言能不肝腸摧裂乎辛酉迄癸酉鳴盛常客吳門中閒客京師一年客楚三年侍親之日無幾也通籍後居官十載中閒惟己夘奉使閩中蒙　恩給假旋里綵衣簜節輝映一堂人皆以爲榮孰意驂騑在道樞衣拜辭即爲音容永隔之期也自還　朝後寒暑再移浮湛人海悵望親闈去住顧違中情愴結庚辰冬太淑人七十恭遇

萬壽覃恩得邀 封典明年家君子亦七十同舉壽觴越一年所而太淑人逝矣太淑人體素壯中年後以積勞漸致尫弱形容枯瘠而力持家政自奉菲陋如故晚歲饘粥漸充婢僕亦足任使令顧猶自操井臼汲汲不遑寧處終身衣布素飯麤糲蓋儉勤出于天性家之差多於昔皆太淑人力也特太淑人未及享一日之奉耳天乎痛哉戊寅太淑人病嗚盛方在詞垣急市人參以寄太淑人因其價貴不肯服幸而獲痊及居卿寺荷蒙 新恩給票俾得支領內府人參乃復緘寄用資服食不

謂人參至而太淑人逝數日竟無及矣昔歸熙甫志郭孺人墓述孺人臨終自言為婦勤苦數十年家道甫成而遂遘疾譬操舟渡江舟中人皆登岸而操舟者没焉太淑人盡瘁起家嗚盛等曾無纖毫之報也天乎痛哉太淑人每遇令節迎燈演會者過門皆置若弗聞及乎身受 恩榮齒踰七袠姻婭稱賀召歌兒奏絲竹後堂太淑人猶不欲出觀嗚呼太淑人之德可謂備矣吾邑自城市至鄉村皆嘖嘖曰賢母賢母三尺童子無異詞里有娶婦者見姑必戒曰當效王太夫人也太淑人為先

王父康熙丙子舉人考取內閣中書改授鎮江府丹徒縣教諭　誥贈通議大夫諱焜之子婦家君子新陽縣學廩膳生員　誥封通議大夫諱爾達之配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十月初六日酉時卒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三月二十四日寅時享壽七十有二子二人鳴盛出爲伯父嘉定縣學生員　誥贈通議大夫諱堅後乾隆甲戌進士及第承官翰林院編修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光祿寺卿加一級紀錄三次娶李氏候選州同知幹女廷謨新陽縣學生員娶莊氏候選州同知觀光女女二

人長適嘉定縣學生員顧我澍前卒次適鳴盛同榜進士今官侍講學士錢大昕孫男四人嗣㽜未聘廷謨出嗣構聘董氏乾隆巳未進士貴州大定府畢節縣知縣候補員外郎朱英女嗣畬聘孫氏國子監生繼宗女嗣緗未聘並鳴盛出孫女三人鳴盛出者二長字姚箎次未字廷謨出者二俱未字嗚呼悲哉伏惟立言之君子賜之銘誄以光泉壤鳴盛等死且不朽

像贊

翰林院編修徐君像贊幷序

君諱葆光字亮直長洲人爲諸生負盛名
聖祖皇帝南巡伏謁獻詩頌京兆鄉薦試禮部不
第
天子知公　特賜一體殿試遂以康熙壬辰進士
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才品爲館閣之冠琉
球國王尚敬嗣位遣陪臣請封　賜君一品服副
檢討海某以行歸撰中山傳信錄述其風土請急
歸里家居數年
今上改元詔起君以御史記名將大用之會卒君
古文辭純明峻潔詩尤雄健排奡出入眉山劍南

之間有二友齋集海舶三集傳於世予未得識君而嗣子端厚與予遊出畫像屬爲贊爰趣舉崖略系之辭曰

豐頤偉幹廣額秀眉虬鬢鶴髮龍章鳳姿猗歟徐君流溉靡巳邦之俊民家之才子含經味道緝柳編蒲研精覃思傾液劌腴嚴樂淵雲筆精墨妙令德高言義心苦調　六飛遠幸萬言獻忱惟華國器以樂

帝心上第既登高資頻摸給札西清紬書東觀

聖化遐播荒服來王尚敬嗣立誰使球陽廷議交

推惟君宜往賜出麟袍纓來繡鞅彭湖截浪虎門御風蹋翻鯨窟橫度蛟宮文鰩躍波神魚夾舶百靈惚怳萬怪惶惑遂溯葉壁遂達中山嘉禮告成天休用頒周爰諮諏使命不辱鉛槧親攜瑣細必錄三載還朝寵賚彌優衡文校士選俊拔尤乍返荷衣旋入金馬身逝名存材大施寡君之襟期日霽春溫君之儀度鵠肅鸞騫君之節槩霜凝雪浴君之文章江涵海蓄吾生恨晚夙慕芳標仰瞻遺挂懿範匪遥嶽峙淵渟規行矩步白玉無瑕長松無侶不朽盛事宇宙大名傳示久遠永作典型

程孺人像贊 子汪縉大紳

嗜學有文

嗚呼孺人侃母鴻妻輓車提甕簪蒿飯藜舉臼克相奉案能低洎賦寡鵠雪慘霜悽母兼父師教子勿迷相彼荻花畫之在泥亦有熊膽丸之用齋義方之勗面命耳提俾是諸孤古人與稽大紳吾友學有端倪發揮孟荀開徑尋蹊俯視流俗譬鶴與雞今秋見訪凡鳥不題我來從君眼刮金篦雲龍磁芥臭味無睽爲言母病占筵卜乩母兮賢哉綽楔照隄有弟薄宦就養去閨病耗倏來我心巳西我別子行且行且啼何意二旬寶婺沉翳重瞻遺

像爲矩爲規訓留式穀節著壹齋畫閣閒靚花竹暄萋石闌繞逕活水漲溪亦有桂叢亦有菊畦孺人端坐童穉是攜音徽已遠剩此赫蹏彤管無色妯娌酸嘶千秋萬年吁嗟母兮

哀辭

嚴瑤泉哀辭

吁嗟悲夫豐於才而嗇於年玉折蘭摧忽焉凋喪此真天下之恨事也何於吾門屢見之耶曩已卯歲哭蔣生升枚予痛之甚每欲爲之哀誄執筆悽愴意思消索不能成章轉盼六載未踐宿諾迺今

玆甲申而又哭嚴生也天乎祝予予能不悲耶生諱國寶字瑤泉蘇州元和人其先出自明大學士文靖公諱訥由海虞徙家甫里即陸魯望隱居處也祖爲康熙乙未進士陜西中衛知縣禹沛考爲諸生振元承藉門風家有賜書耳濡目染得之胎性甫舞勺出而試於有司搦管千言固已嶄然露頭角矣今年夏五月予寓繡谷生來問業呈其詩文若干首文則穿穴經傳自出新意詩格律工穩而逸致翩翩予喜劇爲點定而歸之八月予攜家吳門幽蘭巷與生館舍比鄰生復來坐談移晷何

圖別去旬餘凶問忽來嗟訝驚疑若在夢寐徐訊之則生以風欬小疾忽變增劇遂不起吁嗟悲夫夫才而夭者世亦有之矣或負性傲誕輘轢輩偶或摛詞詭僻琱琢浮艷是皆足以致夭生居家孝友傴僂磬折無子弟之過不宜夭與人交循循然溫溫然若惟恐迕性尤敦默不妄言笑識者方卜爲遠大器不宜夭爲文昌沛舂容無靡曼聲不宜夭乃逾冠而溘逝信乎天道之不可問矣曩升校從予遊幾載恒共晨夕生與予僅一再晤耳一以相聚之久而長令人思一以聚之不久而尤令人

惜也升枚病歐血綿歷歲時卒不瘳生則偶然示疾絶不料其意外之變一以望其不死而竟死故悲一以不意其死而忽死故愈痛也若乃兩人之家世清華丰儀韶秀才名早著被服儒雅則無不同者宜予之舊恨新愁煩寃鬱結相續而靡已時也夫生遺稿甚多行將授梓臨沒猶手所著白蓮花賦屬以就正於予予誦其詞清麗芊綿備才人之能事益復可傷悼云乃爲辭曰

嗟之子之不禄兮乍掩顯而韜芒有衛玠之風神兮同輔嗣之夭傷埋玉樹于土中兮赴修文于天

上惟行路其增欷兮矧執經而予訪撫清詞之在篋兮墨猶新而人徂緊逝者其不作兮歎我生之易孤

蔣升枚哀辭

蔣生業鼎字升枚其先自憲副雉園公以來清芬令德相繼祖知朔州事樹存先生才望尤著考奕蘭氏亦好事善書所居閶門桃花塢林亭幽靓四方君子過吳者必造焉乾隆已巳庚午予主奕蘭家與生共晨夕二載楚遊歸復留吳門過從甚密自官京師久不相見已卯奉使過吳私計當得把

晤此至則生沒兩月矣生美風儀修潔自喜弱冠補諸生刻意爲五七言律詩剪截煩蕪標舉明秀娟好婉約纖麗多態一時稱之病咯血卒年僅二十有八云生之卒距今七年矣予服闋里居重過舊館與生之兄孝廉業晉追話疇昔淒黯傷懷乃爲辭曰

嗟夫才之生兮譬草木之英擢秀穎于蓊薆兮當風霜而遽傾或瀕仆而百折兮或枯萎于乍萌斯紛紛者孰司之兮聊徙聽之于空冥伊之子之雋慧兮廼奄忽以捐生雕肝腎以搜句兮劌勞形而

耗精竭不抱樸以無爲兮吐滂葩而擸馨惟其美之先盡兮固易悴而難榮胡日月之不居兮俄一瞚而七齡哀爾志之長貴兮恨爾業之未成念共學之寡侶兮彌傷往以涕零記繡谷之客授兮恒坐檻而倚櫺互講誦以諧笑兮共燈火之青熒斯人兮安在兮撫舊跡而再經諷遺詩之在篋兮妙體物而緣情擬蘭茗之蔥翠兮若冰玉之瓏玲感交知而惜俊才兮悵掩卷而怦怦

祭文

祭夢文子侍郎文

嗚呼噫嘻負傑出之姿際郅隆之時被遇既深所蘊既施海內以為叢蘭崇桂朝士重若鸑鷟長離而天不假年竟不得躋夫下壽之期斯誠有識者之所共惜而矧在于良知維公邦之世臣家之才子幼擅睛青人驚胞紫三篋不遺五行並視豹文之鼠堪徵奇木之對能擬抒文載實揭德振芳早登甲第翔步玉堂攜鉛抱槧握素披黃為丁鶴年為馬祖常巙巙迺賢後先頡頏晉陟宮僚遂登三事夙夜在公不懈于位

天子曰咨爾實儁異朕心是毗待以不次俾司文

衡尚贊予治爰持玉尺爰秉軺車貴陽八桂炎洲之墟爰澄水鏡爰濯冰壺梁園吹臺汴宋之都甲乙勿殽淄澠必辨快無珠之不探羌有芳而必搴慶桃李之成陰蔚蔆苓之入選乃持邦憲乃貳冬官凡赤牘之鉤稽將作之繕完執事有恪厥心既殫載佐司農載典計會凡錢穀之出納度支之奢蕆所興輒利力除惟害斯蓋公登朝之大凡而歷政之梗槩若乃贊襄密勿參決樞機見星而趨左掖犯暮而歸北扉不言溫室不唾省闥此則公之能謹小而慎微奉使河隄往來楚豫畚鍤方興薪

芟纔具屹雁齒之雲連控虹蜺而霞布此則公之能開物而成務夫何雙旌甫旋二豎忽侵看回翔兮大鳥俄並去兮人琴巷罷春而慨息里輟瑟而悲吟嗟音塵之長已悵逝水之難尋且夫童烏夙慧秀而不實長吉子安早膺痼疾彼其窮愁鬱堙憔悴專壹固宜文福之不兩齊身名之不並得譬若茘枝不成名花牡丹本無嘉實公則雍容禁闥擩染大筆宜其爲柱石之姿而胡乃下同夫蒲柳之質較王弼兮僅多其七比顏氏兮尚少其一信天道之茫茫將何從而致詰某等慈恩共集雁塔

同題或聯鑣而直朶殿或話雨而集金闥驚聞凶訃惋悼愴悽無辭用陳牲醴並齋悵臨風以獻弔悲令範之終睽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八

傳

胡申布魯傳

胡申布魯滿洲正藍旗人姓吳雅氏世居哈達父瑚琛布率所部來歸天聰五年胡申布魯與薩穆哈圖從大兵征明攻遵化州克其城授雲騎尉順治元年從睿王多爾袞入山海關擊流寇又從都統葉臣等進取山西敗賊于太原並力戰有功二年從英親王阿濟格追勦流寇由湖廣沿江東下至九江斬馘無算進牛彔章京世職三年從征騰

機思擊土謝圖汗及碩羅汗等兵敗之五年從征
江西叛鎮金聲桓十一年從征浙江舟山海寇累
功至一等輕車都尉兼雲騎尉十七年以協領駐
防江寧從將軍喀喀木擊海寇鄭成功力戰沒于
陣事平贈三等男爵世職以其子愛音查襲愛音
查從征逆藩吳三桂于長沙擊賊陣亡加贈二等
男以其子雅岱襲

拜才傳

拜才蒙古正藍旗人姓巴魯特氏世居喀爾沁崇
德三年隨貝勒杜度征明真定用雲梯攻饒陽縣

以第三人登城拔之七年復隨貝勒阿巴泰征明山東等處以步戰敗明馬步軍於渾河岸順治二年與副都統阿機拜隨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追流寇李自成餘黨及諸安陸屢破其營賊殲焉三年隨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征福建連敗賊于泉州自泉州進取安溪累功至三等男十二年大兵征湖廣偽安南王劉文秀左將軍盧明臣與國侯馮雙禮等引偽總兵三十餘員賊兵二萬戰艦四百餘艘侵岳州及武昌拜才與護軍統領蘇克薩哈設伏出其不意擊破之進二等男十五年

征雲貴偽侯李成蛟引偽總兵四員馬步賊兵九千屯于凉水井拜才率本旗前鋒兵首陷陣七戰皆捷賊爲奪氣又敗賊於雙河口蒲棚嶺又與偽鞏昌王白文選戰破走之軍聲大振偽晉王李定國率其黨數千人來援戰于磨盤山拜才陣亡論卹加一等男以其姪札木素襲

阿拉密傳

阿拉密滿洲正黃旗人姓舒穆祿氏世居混丑父那木泰從

太祖高皇帝征伐積功至總兵官坐事革職

太宗文皇帝復擢都統從大兵征明攻遵化朔州應州平魯等城並有功授三等副都統世職病卒以阿拉密襲進加一等輕車都尉順治七年偽秦王孫可望據滇黔爲冦九年我大清兵出湖南阿拉密從征至衡州與可望遇于岔路口率所部奮勇深入殊死鬭斬獲不可勝算可望力竭乃退還貴陽阿拉密轉戰而前卒于陣議卹贈三等男以其子哥藍布襲

巴雅思胡朗傳

巴雅思胡朗滿洲鑲黃旗人姓吳訥虎沁氏世居

察哈爾初任參領署副都統從征江西至吉安府城東北有賊三千餘掘濠立營與城中賊相應巴雅思胡朗直前突擊破走之鏟其濠賊兵千餘復出城來援迎擊又敗之遂定吉安江西諸城次第皆下進略地湖廣武昌至白鷺洲遇乘船賊五百餘來援巴雅思胡朗曰賊謂我不利水戰故乘船來我當出其不意急擊之賊遠來疲之非我敵也以十艘衝入其隊火銃鳥鎗並發賊殲焉遂與都統巴查爾副都統碩塔進擊闗廂賊營追至城下巴雅思胡朗中流矢卒議邺贈騎都尉世職以其

子鄂齊泰襲

葛思特傳

葛思特滿洲鑲白旗人姓瓜爾佳氏世居瓦爾喀父赫勒以戰功爵至三等輕車都尉葛思特初任一等護衛坐事降四級順治十一年命寧海大將軍宜爾德征浙江海寇詔諸大臣各舉從征將校葛思特以東四旗大臣薦授前鋒侍衛率水師至舟山偽英毅伯阮思以船百艘布列海面葛思特率本旗兵擊破之思遁走偽總制陳六御率船二百來犯又敗之逆藩吳三桂反于滇與都統馬奇

由廣西進勦連破石門次黃草壩遂抵雲南城下三桂死子世璠窮蹙自剄支黨皆伏誅賊平擢前鋒參領兼管佐領康熙二十九年從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征厄魯特噶爾丹時有旨賜從征護軍參領等馬人一匹前鋒參領朱與葛思特獨奏懇願得良馬効力詔自往上駟院選擇得白鼻馬一匹或言此馬誠駿然白鼻妨主恐不宜用葛思特曰吾方欲効命疆場但取其駿無所忌也八月與賊戰烏闌布通葛思特首陷陣再出復入左翼兵從之賊披靡葛思特竟歿于陣師旋裕親王奏

言戰時親見一將騎白鼻馬者三入敵陣衆皆識之曰前鋒參領葛思特也其忠勇實爲難得
聖祖仁皇帝嘉歎喪至京遣侍衛奠酒給全葬贈副都統授騎都尉世職以其子甘珠漢襲

費揚古傳

費揚古滿洲正黃旗人姓瓜爾佳氏世居蘇完祖費英東父圖賴俱以功封一等公費揚古驍悍善射初任護軍參領從貝子準達征逆藩吳三桂至彝陵州賊將劉澤敷陶貴之率萬衆來犯費揚古率所部直逼賊營與戰手背中鳥鎗得頭等傷

賜銀五十兩兼管護軍統領事務又從征南將軍穆占征湖南至長沙遇賊將吳國貴直前突陣所向披靡賊窮迫返擊費揚古而中鳥鎗歿議卹贈雲騎尉

賀布索傳

賀布索滿洲鑲紅旗人姓納蘭氏世居葉赫父和託以功至二等參領加一雲騎尉病卒賀布索襲父職覃恩加二等男康熙三年隨靖西將軍穆里瑪定西將軍圖海征湖廣茅麓山賊歿於陣予祭葬如例議卹贈一等男兼一雲騎尉

哈克山傳

哈克山滿洲正藍旗人姓佟佳氏世居加哈父法薩禮從征戰沒自有傳哈克山由禮部筆帖式擢至本旗護軍參領征湖廣茅麓山賊有功擢本旗蒙古副都統調滿洲副都統尋擢本旗護軍統領康熙十四年察哈爾布爾尼反命信郡王鄂札爲撫遠大將軍討之哈克山參贊軍務擊賊于大鹵大破之招撫數千户賊平敘功授三等輕車都尉十六年率兵出江西征逆藩吳三桂連破賊于新田所至克捷十七年正月進敗賊將韓大任于

老虎洞燒其營砦擒僞總兵副將等百餘人賊窮蹙詣福建康親王傑書軍前降六月三桂復寇永興犯我河外營哈克山與都統伯宜里布率兵禦之與賊將馬寶遇力戰没于陣　賜祭葬謚武毅進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哈克山無子以其姪巴爾泰襲

穆赫林傳

穆赫林滿洲正藍旗人姓博爾特氏曾祖索諾木世居烏魯特爲貝勒率衆歸我

太祖授一等子爵穆赫林襲祖職順治九年授副

都統加三等伯康熙十四年正月進議政大臣從
大將軍康親王傑書討逆藩耿精忠于福建時賊
據全閩躪浙東勢張甚穆赫林領前鋒至仙居城
下連破僞都督林寵錢司朱福兵焚其營以雲梯
攻城克之入撫其民民大喜乘勝抵温州悉復所
屬五縣僞將曾養性率兵三萬拒戰于上塘嶺穆
赫林與貝子傅拉塔率官兵力戰敗之又破其舟
師數十艘于南江路始通因修温州城河閘甫事
畚鍤僞總兵彭國明來犯擊卻之乃葺治樓櫓息
民練兵爲進取計十五年二月養性復與其黨祖

洪勳犯我漢軍北營又夜劫江岸綠旗兵營穆赫林往援出奇掩擊衝其陣爲二賊衆披靡盡殲焉八月又破賊于石塘嶺焚其連營二十有八賊爲氣奪十二月進入閩連敗賊吳素楊大于延平克其城渠魁連登雲劉清皆就縛遂復邵武汀州二府十六年九月又破賊何祐于漳州復石井諸寨時大軍屯福州閩地略定穆赫林功最多然餘黨猶竄匿穆赫林率所部徇下沿邊諸邑駐海澄精忠餘黨潛結海盜猝至圍城城小不可守穆赫林欲出不得乃與提督段應舉俱自經未幾大軍至

擒賊平之贈穆赫林一等伯

葉映榴傳

葉映榴字丙霞江南上海人順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國子監博士遷户部主事出榷稅江西復視學陜西並著廉明聲旋擢湖北糧儲道參議署布政使事武昌督標裁兵夏逢龍以索餉聚衆倡亂逐巡撫時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也映榴聞變往挺身當之賊以其素得人望擁至營願戴爲巡撫不可賊露白刃脅之度不能脫紿以歸署治文書爲期約且戒毋焚掠聽士民逃竄三

日後當從所請賊喜圍稍解映榴歸署閉門夜令其妻奉母吳氏率臧獲數人覓小舟潛渡乃刺血草疏并封識印信遣人間道詣京師告急遂朝服北面稽首出所佩刀自裁血盈几案間及期賊登堂來迎見映榴已死猶危坐不仆駭汗羅拜于地事 聞議卹贈通政使司通政使加贈工部侍郎廕一子謚忠節立祠以祀 御書丹心炳冊四字扁賜之雍正八年
世宗憲皇帝錄忠臣後特授其子孫鳳陽知府芳蔚州知州州孫鳳毛內閣中書同日擢用人以爲榮

陳言夏傳

陳瑚字言夏蘇州太倉人弱冠爲諸生當明季天下多故與同里陸世儀相約講求經濟大略謂全史浩繁難讀乃編爲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别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爲鉅帙各數十字如黒蟻皆自掌録略能背誦又旁通當世之務河渠漕運農田水利兵法陣圖無不研貫暇則横槊舞劍彎弓注矢其擊刺妙天下崇禎壬午舉應天鄉試赴禮部試不第歸時婁江湮塞水旱洊至民大饑瑚上當事救荒四政書其預備之政

四曰築圍岸開港浦廣樹藝預積儲防挽之政四曰慎災眚早奏報懲游惰勸節省補葺之政四曰通商勸分興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征索審刑獄恤病困又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曰勸義助勸轉輸招商米優米鋪議兵八條曰嚴保甲練鄉兵設偵探勸習射練腳夫練牙兵備城守之人備城守之器議信六條曰勵士節和大户巡郊野安典鋪清獄囚嚴督察又上巡撫王公開江書一審勢二經費三役兵四實法皆精切可施行而時無能用者自言其學如醫之治病求之於古

猶治方藥也求之於今猶切脉也按脉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以用藥故百發不爽然主人諱疾則良醫束手識者以爲篤論乙酉以後避兵行遯不交人事嘗初冬驟寒客有重裘者知瑚被單袷欲解以贈竟夕不敢發聲退語人曰乃知今世復有陳無已也其孤介如此晚益困阨常至絶食終不肯干人康熙乙卯年六十三卒瑚之學閎濶俊偉博通古今其論申韓曰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

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今直以爲刑法之刑過矣其論理財曰管子富國之法大約籠山澤之利操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漢桑孔之徒師其意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霸道也可施之一國不可施於天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恤也爲天下則不然此有餘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弊弊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亡其論賦役曰有田則有租即粟米之征有身則有庸即力役之征有户則有調即

布縷之征唐租庸調三代之遺法也楊炎變爲兩稅即今之條編合丁田戶三者而一之矣唐法之不善在於口分世業其意雖倣井田而實有不便者後陸贄極論其弊以爲專治資產故不善竊以爲不然田租當從兩稅而有身之庸則但當役於本邑如今之牙行匠戶當官相似問丁不問田可也至如白糧之類解送京師自當計畝出財行傭役之法如今之官運可也至有戶之調則亦當問戶而不問田但輕其稅可也今之併戶田爲一者亦非也又曰三吳田事全重水利其田亦當如禹

貢分上中下三等此在縣令可以意行之不必俟
上命也或於閑暇之日循行郊野分高低平三等
遇旱則寬高等之租稅遇水則寬低等之租稅遇
全荒然後及於平等此均農之大要也所著書有
蔚村講規聖學入門書社學事宜開江築圍書薦
先祀神權定禮菊窓隨筆荒政全書今皆不傳
舊史氏曰國初東南多隱君子以志節自勵而博
達多通毅然以經世自任陳先生實爲之魁當避
兵時至崑山之蔚村村田沮洳導里人築圍岸禦
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至今賴之蓋其學用

之必有實效而不爲空言斯可睹矣顧屏居窮野不求人知當世遂無知之者予求其遺書二十年不得聊掇所聞千百之一不足以傳先生然藉此存其梗槩庶幾承學之士猶或聞風而興起焉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九